

大河湾



碧水悠悠 韩立 摄

诗美

秋风掠过山庄

□陈琦

秋风掠过山乡
捎来阵阵清凉
秋风是多彩的交响
秋风是幸福的遥望
秋风是缤纷的诗行
你听秋风在沙沙作响
让山岗爬满了金黄
菊花头上缀满星星
苹果羞红了脸庞
玉米挺起鼓鼓的米棒

葡萄激动的泪水
涌出眼眶
稻谷散发出迷人的清香
狗尾巴草仰头摇晃
秋月跳出云层让天空
格外明亮
苔藓悄悄爬上瓦房
露珠把身子隐藏
就这样
来了走了
走了来了……

故乡的雨

□彭荣瓜

檐角的信使
摇着铃铛
化针引线
密织缝天巨网
风风火火
淅淅沥沥
像母亲灶台上的
粗瓷大碗
斟不尽未了情长

呼唤金秋的诗行
雨雾中的炊烟
丝丝缕缕
扯不断的乡情
炕头上的笑语
句句串串
摇一叶方舟收回囊中
犁铧尖的锋芒
磨圆的锄耙
草帽下祈盼丰收的
古铜脸膛
被雨水汗水浸润成
交响的灵动
明光闪耀
嘀嗒 嘀嗒
不息不停

我
迷恋故乡的雨
点点激起乡愁的火种
我
聆听故乡的雨
滴滴慰藉干涸的心房
纵是幽谷深深
纵是在繁华闹市
故乡的雨
心弦之上

灌满琼浆的谷穗
亮堂着所有倔强的脊梁
油亮的身躯
凝成思乡的牵挂
挥舞空袖管的稻草人

风雨无阻
使出浑身解数
寻觅 聆听……

散文

母亲为我请来的天使

□韩振远

自以为身体健康，前一天，还邀朋友一起喝酒，检测报告一出来，看到结果，瞬间成为重症患者，天好像要塌了。于是，办入院手续，做各种检查，心电图、彩超、核磁、CT，一场自我救赎行动正式开始。等正式入院，站立楼上，望远处盐湖映日，波光荡漾，看街道人车如流，匆匆忙忙，就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感觉，无奈、无助、悲伤，仿佛世界即将离自己远去，天地茫茫，人生如梦，虽有妻子女儿陪伴，仍感觉格外孤独，分外脆弱。一大把年纪的人了，竟不时想起母亲，想起幼时母亲的关爱。

做完手术，白衣护士不时进入病房，量体温血压、清洗伤口，挂吊瓶，打止疼针，个个身形矫健，步履轻盈。下午，麻醉药效散去，伤口开始痉挛，疼痛难忍，值班护士赶过来，一面轻声安慰，一面作伤口处理。我惊讶地发现，这位身材娇小的女孩胸牌上赫然写着一个我最熟悉最敬爱的名字，刹那间，心头涌起一股暖流，那是我母亲的名字，我心底里最热爱，从来没有喊出过一声的名字。我产生出一种幻觉，莫非母亲在天有灵，特意请来这位白衣天使，并且用她的名字，来护佑她这个罹患大难的老儿子。

一位是 20 多年前离世的老人，一位是风华正茂的现代女性，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，因为同名，被联系到一起，怎么会这么巧，不可思议，但是，不可思议的巧合还没完。当天夜晚，楼道里很安静，病房里很焦躁，痉挛疼痛感又来了，呼叫器滴滴响起，进来的是夜班护士，同样那么轻盈敏捷，那么娴熟干练，胸牌上的名字，再次让我产生幻觉，进入虚幻的亲情空间，我不敢相信，一年前离世的姑姑的名字出现在女孩的胸牌上。难道姑姑也放心不下，与母亲一样，请来一位白衣天使来关照她的老侄子。

我甚至忘了自己的病，感觉有些玄幻，甚至有些虚假。但这确实是真的，与母亲和姑姑同名的两位姑娘，接连出现在这特别的时间、特别的空间，让我相信这绝不仅仅是巧合，难道是上天对我的特别关爱？从她们出现起，我不再畏惧病痛，世界如此奇妙，亲人如此关爱，病魔奈我何？我相信自己一定会逢凶化吉。

从这天起，我和女儿将与我母亲同名的护士，称作“我妈请来的”，与姑姑同名的护士，称作“我姑请来的”。遗憾的是那位与姑姑同名的护士以后再没见到，女儿开玩笑说，姑姑到底是嫁出去的姑娘，没自己妈亲。

“母亲请来的”是我的主管护士，再看到她，感觉格外亲切。她有一双充满知性的眼睛隐藏在眼镜后，一袭白衣显得十分干练。让我感动的，不是她娴熟的护理，而是她的善解人意，她那双眼睛仿佛能看到每个病人的心里，患者一皱眉、一声叫、一个抖动，都被她看得明明白白，随即是周到的处理。我把她对病人的这种感觉，称为医护情怀。而我，作为她的病人，将患者的需求表现得理直气壮，因为她是母亲请来的天使，和自己家里人一样。女儿也是这种口气，遇到困难，比如陪护缺什么东西，什么事情弄不明白，女儿会说，我去找咱家里人。话说过后，困难一定得到解决。

快出院时，女儿将我的这种感觉对她说起，没想到她说：“这是病人的一种心灵寄托，不过，一般病人都将希望寄托在主治大夫身上，没有人像你爸一样，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小护士身上。”女儿说：“谁让你和我奶奶同名。”她笑了，笑得很自然，仿佛是一种荣幸。

出院前一天，我的病理结果出来，没有像开始预测的那么严重，完全在可控范围。我感到庆幸，对女儿说：“从做完手术那天，看到与妈妈、姑姑同名的护士，我就知道会有好的结果，因为她们是妈妈和姑姑请来的白衣天使。”

历史，碎步走来

□晓寒

檐角的铜铃悬着千年风，而步摇，是簪在时光鬓边的碎响。它轻颤的每一寸弧度，都藏着朝代更迭的私语，当女子莲步轻移，金玉相叩的韵律便漫过宫墙，在诗词的平仄里生出涟漪。毛熙震笔下舞姬“步摇珠翠修蛾敛”的婉转，白居易描摹的“虹裳霞帔步摇冠”的雍容，字字句句皆是簪花小楷，为这流动的华美烙下诗行。

它的故事在时光中流转，始于殷商的祭祀烟火。龙凤衔着祥云，玉石雕琢着瑞兽，每一次庄重的回首，都让金属与宝石碰撞出天地间最威严的回响——那不是寻常装饰，而是神权与地位的具象化图腾，岁月在青铜器中鼎沸，闪耀着的，是不容置疑的光芒。

殷周的月光曾浸透过能工巧匠的银针。他们将金属锻成流云，把玉石镂刻成春樱，让龙凤在发间振翅欲飞，让牡丹在鬓角永不凋零。那些随着步履轻晃的珠光，不只是璀璨的装点，更是行走的礼乐，叮当声里藏着《周礼》的平仄，摇曳间演绎着礼仪之邦的风雅。

战国的风深刻片片竹简，“步摇”二字沾着墨香流传民间。当文人用辞赋将它咏成诗篇，市井巷陌的绣楼里，少女们开始学着画中模样，将细碎的光华别上青丝。从此，这抹摇曳的风情不再独属宫阙，而是化作江南烟雨里的涟漪，随着木屐叩响青石板的节奏，款步寻常百姓家。

烽烟在南北朝中对峙，步摇却迎来最瑰丽的蜕变。鲜卑骑士的战袍与汉家罗裙在风云中交织，草原的雄鹰与中原的牡丹在金钗上共舞。花树状金步摇从古墓中苏醒时，层层叠叠的珠光宝气依然闪烁着千年前的惊艳——那是马背民族与农耕文明的深情对视，是“慕容”姓氏从步摇脆响里生长出的传奇。当莫护跋戴着汉式步摇策马扬鞭，语言的隔阂在谐音中消融，一个新的姓氏就此诞生，让步摇成为民族交融的无声见证。

大唐的长安街，步摇是流动的银河。螺旋状的银丝托着珍珠，在春风里荡出粼粼波光；珐琅彩的牡丹绽放在翠羽间，与飞天壁画上的流云遥相呼应。从大明宫的宴饮到曲江池的游春，女子们鬓边的碎响，

是盛世华章里最灵动的注脚。那不是简单的装饰，而是将整个时代的开放与雍容，都凝在了这一寸寸摇曳的光华里。

明清的月光抚过鎏金点翠的精巧，珐琅彩在簪头洇开四季繁花。匠人用镊子夹起翠羽，如同拾起天边的流霞，将对福禄寿喜的祈愿，都镶嵌进每一道细腻的纹路。新娘红盖头下的步摇，是父母最温柔的祝福；闺阁女子晨起梳妆时的轻颤，是对岁月静好的无声期许。

花树步摇藏着生生不息的春，流苏步摇垂落着江南的雨，银链步摇流淌着月光的韵，螺旋步摇旋起了风的影。这些流转千年的形制，早已超越了装饰的意义，成为华夏美学的立体诗篇。

如今，当我们隔着玻璃凝望博物馆里的步摇，耳畔似乎仍能听见那穿越时空的碎响。它曾是巫祝的法器、贵族的徽章、少女的春梦，而此刻，它是凝固的历史，是永不褪色的东方浪漫。那些曾在发间摇曳的光华，早已化作文化基因，在旗袍的盘扣间、在汉服的襦裙上，继续诉说着属于中国的风雅传奇……

秋

□刘智杰

我在中国的北方
所有暑热渐渐褪去

如蝉蜕挂在枝头

风开始启程
我打开窗
感受迎面的清涼
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芳香
秋虫躲在角落吟唱

月光穿过枝叶的间隙

投下斑驳的树影
曳着碎银晃晃悠悠
我看见
一片片褪色的信笺在风中起舞
向陌生的远方飘落